



份救赎不只属于遭受重创的边缘文明，同样适用于所谓主流文明和中心国家。在比较的意义上，美洲原生文明拥有去资本、去物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现代主体特质，整套生产体系以维系族群存续、维持生态平衡为核心诉求。这种文明的存在本身，本应构成对欧洲文明形态的某种质疑甚至解构，不幸的是，欧洲的殖民入侵粗暴地打碎了这面镜子，从而无限延宕了对自我的审视与批判。但有幸的是，这面镜子的碎片还以废墟的形式散落在大陆各处，现在是把它们重新拼装成一整个镜子的时候了。线性史观假定无限扩张的资本、侵略性的技术进步、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是文明现代性的唯一标尺。但美洲数千年的文明存续证明：文明发展并非只有资本化、物化、私有化这一条路径，人与

自然、个体与社群的和谐共生、非剩余价值化的生产方式，同样是人类文明的合理形态。

今天盛行的欧洲文明优胜论，本质上建立在军事对抗层面的胜利之上，但战场上的胜利无法直接换算成文明比较意义上的优胜。欧洲从古希腊罗马以来，历史发展一直以战争为引擎，技术更新首先受军事需求的驱动。这样一种围绕着战争与强力来组织的文明，在军事上取胜并非偶然。但对新大陆征服起决定作用的瘟疫的无差别攻击，是地理隔绝带来的生物学后果，并非文明落后的佐证。欧洲殖民者认为这体现了土著文明的脆弱，其实真正脆弱的只是原住民的免疫系统。长期地理隔绝、人稀地旷的美洲有幸地也是不幸地错失了亚欧大陆数千年经由人口流动、人畜共生演化的群体免疫过程，这

上图：《埃尔南（Hernán）》是一部由墨西哥与西班牙合拍的传记历史剧，讲述了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抵达今墨西哥海岸的故事。

使旧大陆数千年的疫病演化史在新大陆被压缩为一个历史瞬间，美洲在与欧洲人接触的头几年内因疫病而死掉的人数在比例上相当于欧洲在数千年时间里感染而死的人口。

新旧大陆基于时空条件的根本性差异，它们的文明形态不一样，它们之间有军事意义上的胜负之分，但这种区分之所以能不加限定地转化为文明等级之分的证据，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胜利者垄断了历史书写的权利，或者使他的历史书写更有条件成为官方教材的内容。

线性历史观把人类文明划分为原始—农耕—工业的递进阶段，这种递进固然呈现了人类潜能的逐步展开，但同时这也是一个人类日益卷入物质经济力量，并为后者所定义，从而丧失主体自由的过程。从经济哲学史的角度回看，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递进都是不得已的：如果自然界的馈赠足够多，很难想象早期人类会主动投入西西弗斯式的令人绝望的重复性的生产活动中。一个在部落领地内像斑马一样自由嬉戏的印第安人，与一个在严格的时间和生产流程的规制下终日劳作的佛罗伦萨呢绒匠，到底哪一种生存状态更符合人性？这需要我们在线性历史观之外开辟新的评价空间。（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